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十二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物部四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援神契孔子作孝經簪縹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畫者吮筆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作秦筆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

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穎傳謂中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誤矣

古人書鳥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真草八分興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鬚歐陽通用貍毛爲心蕭祭酒用胎髮爲柱張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景行用羊鬚鄭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貍毛八十張又有用豐狐蝙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鴨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

濟終不及中山之兎下此則羊毫耳然羊毫柔
而無鋒終非上乘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兎毛不及中山然唐宋
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即屬吳興北地作
者不敢望也吳興自兎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種
近乃以兎毫爲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名曰巨
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
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豬矣皇象謂草
書欲得精毫莬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手

不能道此筆中事也

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湏是純毫大約鋒欲其長管欲其小頭欲其牢柱欲其細呉興作家多不辦此也

南北異宜兎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即脆故長安多用水筆然不過宜於傭胥輩耳今書家貴字爲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書亦賤而易置耳古人退筆成塜倘有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辦此

漢揚子雲把三寸弱翰賫白素三尺問異語弱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尚柔其來久矣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筆老工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常筆與之既進柳果以爲不堪用遂與常筆乃大稱佳陳退歎曰古今人不相及信遠矣余謂柳書與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

筆想當苦勁非神手不能用也歐虞尚用剛筆蘭臺漸失故步至魯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別其取態一也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耳公權又有謝筆帖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即此數語公權之用筆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咏多及鏤飾

劉婕妤折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爲管袁彖贈庾廙象牙筆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瑩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湘東王筆有三等金玉爲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異譬之擇姝者不

觀其貌而椎衣飾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況庸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惟有緑沉漆竹及鏤管可愛余謂筆苟中書即緑沉漆鏤亦不必可也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頔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尚用鼠鬚筆也今吳興作者間用鼠狼毫臧晉叔以貂

鼠令工製之曾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鬚若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其鋒乃健於兔然則實尾而名以鬚耳栗鼠若今竹䶉之類亦非家鼠也

偽唐宣王從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翹軒寶帚君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吳興元

時馮應科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三絕可謂幸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而眞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硯則端石尚矣不但質潤發墨即其體裁渾素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即龍尾紅絲見之亦當爽然自失政似邢夫人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毿筆委曲婉轉不叛散

者紙欲滑密不滲污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仲英之筆窮神畫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者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考章誕奏魏公書可見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爲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紅絲硯也唐彥猷亦謂紅絲石爲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

施於紫石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習於用端有辯有未辯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低鸜眼工諳謬羊肝土乍封捧受同交印矜持過秉珪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劍割紫雲則知唐人原重端硯矣新仲猗覺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

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貴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有鸜金黒玉研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研又得褐石黒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余之所好有異於人乎近代莆田蔡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跡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研癖矣

端研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有斑痣其貴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爲端耳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余謂石誠佳即新者自可亦不必以舊爲貴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綫無受水處亦無蓄墨瀋處其傍必置筆池若大書必置梡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爲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蓄研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

賣研爲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樣
每日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
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大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葧
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尚未知
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
而漸覺價遂騰湧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
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轉市新石妙加鐫琢覛
之宋硯毫髮不殊蔑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爲所

甚矣
銅雀瓦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
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
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蘈如石其實陶也
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甚精四週有羅紋
較之銅雀又爲良矣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
雲興石之恠也結隣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岡
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虹飲器之

瑞也青鐵浮槎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靡[illegible]
磨穴腹窪紫之篤也盧擲陶碎道之窮也
楊雄桑維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靜帝用銅硯
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
矣
一石阿得一擔水纔直二錢廉者之言也然亦
殺風景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譬之禾生
合穎麥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穀纔直二百錢
乎蕭穎士謂石有三灾當併此爲四也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爲陶泓鄭畋盧攜爭硯相詬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尾鮮之事則言人硯尚多用瓦也

袁彖贈庾翼以蜯硯蔣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則硯之不用石蓋多矣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爲也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作百端淫巧還出價侔金玉所謂趍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晉襄有墨縗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則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兄書謂三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爲字從黑從土其爲煤土所製無宜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隃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黝黑之說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

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爲淫巧矣按太白詩有蘭麝疑珍墨之語則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 國朝馬愈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矣大内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即張遇陳朗潘谷皆無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歙遂爲歙人則歙墨源流其來久

矣廷珪弟廷寛寛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而漸不逮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三代知名者張遇王廸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達李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紀朋松烟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于魯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三極前無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爲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之二家各爭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䮾亡命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兩擣十萬杵故堅如
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黃金珍珠雜搗之水浸數
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將與金同價
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雜以百寶至金
章宗購之每兩直黃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
珠何爲淫巧奓靡此爲甚矣今方程二家墨上
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三斤聞亦有珍珠麝香
云余同年方承郁爲歙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
之近日潘方凱造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黃

金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無以甚異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重而筆多纒滯惟三五十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秪用膠故數經黴濕則敗矣余家藏歙墨之極佳者攜至京師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說不誣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羅小華墨雖貴重每挺皆二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方程墨苦於太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髓開天容尨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狼籍時不一月輙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翫紙爲湧貴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繪巾

山狼傳以詆方之負義蓋方徵時曾受造墨於法於程迨其後也有出藍之譽而君房坐殺人擬大辟疑方所爲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內詞林縉紳爲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恐程終不勝方耳

予魯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覯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每一挺四兩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急於取售其所製益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

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鑒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為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為噫今之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潤

今人謂紙始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箧

中有赫蹏書應邵云薄小紙也孟康曰染紙令赤而書若今黃紙也則當時已有紙矣但倫始煑穀皮麻頭及敝布魚網擣以成紙故紙始多耳

澄心堂紙今尚有存者然余見之不多未敢辨其眞僞也宋箋差可辨耳陳後山云澄心堂乃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蜀牋不耐久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

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尚多今則絶無而僅有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澄心堂紙云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臺可見宋時此紙之多宋子京作唐書皆以澄心堂紙起草歐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金玉可爲短氣

今世若無佳紙柬帖腐爛不必言綿料白紙頗

耐然澁而滯筆古人箋多砑光取其不留也華亭粉箋歲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濤箋亦澁然着墨即乾但價太高尋常豈能多得耶高麗繭紙膩粉可喜差易購於薛濤然歲久則蛀自此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即剞劂之芻狗耳不意剡溪子孫不振乃爾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澄心堂紙之外蜀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歙有墨光有氷翼有白滑有凝光又越中有竹

紙江南有楮皮紙溫州有蠲紙廣都有竹絲紙循州有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苔紙桑皮紙芨皮紙蔡君謨言績溪烏田古田由拳惠州紙皆知名今試觀宋人書畫紙無一不佳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謨嘗禁所部不得用竹紙蓋有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落者至於今時有剛連連七毛邊之目尤極腐爛入手即碎而人喜用之者價直輕爾毛邊之用上自奏牘不至柬帖短札徧於

天下稍濕即腐稍藏即蠹紙中第一劣品而世用之不改者光滑便於書也

印書紙有太史老連之目薄而不蛀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書須用綿料白紙無灰者閩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綿紙瑩薄尤宜於收藏也

作字高麗薛濤不可常得矣綿紙研光差宜於筆墨余在山東爲魯藩作書內中有香箋數幅甚貴重之然亦是毛邊之極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極緊滑書不留手甚覺可喜但未知耐藏否

耳初書行草二幅俱不當意最後書赤壁賦計格歲然上下整齊乃大稱善尤可笑也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無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紈素不下筆然既能書亦須自愛重魏晉人墨迹類是第一等褚先生即宋元猶然今人不擇紙而書者多矣亦由請乞太濫粗惡競進却之則重拂其意易之則責人以難故往往以了酬應耳

饒州有鄱陽白長如一疋絹元李氏藏古紙長

二丈餘今世有一種碧紙亦長丈餘不知何處所造甚爲鉅麗但爛澁不中書耳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黑而有光硯須寬而發墨置之明窓淨几時書一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葢少故右將軍書六角扇老嫗爲之不懌即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元以前多用圑扇絹素爲之未有揢者元初東

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　國朝始用摺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拊馬則又似今之摺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爲扇故扇字從羽漢時乘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鵲翅爲扇諸葛武侯呉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輙以毛扇爲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呉蜀二種扇最盛行蜀扇每歲進御餽遺不下百餘萬

上及中宮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

銖而已吳中泥金最宜書畫不脛而走四方差與蜀箑埒矣大內歳時每發千餘令中書官書詩以賜宮人者皆吳扇也

蜀扇譬之內酒非富人筒中則婦女手中耳吳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爲貴近乃并其骨製之極精有椰玉臺者白竹爲骨厚薄輕重稱量無毫髮差爽光滑可鑒每柄值白金半兩斯亦淫巧無用者矣

扇之有墜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

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宮中不時呼喚便於挂衣帶間今則天下通用而京師合香爲之者暑月以辟臭穢尤不可須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五月五日取揚子江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北推易水南數呉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迨湖鏡遠甚

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蒲桃唐製鼻紐

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凡鏡逾古逾佳非獨取其欵識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火灾故君子貴之

今山東河南關中掘地得古塚常獲鏡無數它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歛親識來吊率以鏡護其體云以妨屍氣變動及殯則内之棺中有一塚中鏡數百者歲久爲屍血肉所蝕又爲苔土所沁成紅緑二色如朱砂鵰鴣碧鈿諸寳相斯爲貴矣其傳世者光黒如㓒不能成紅緑

也然臨淄人僞爲之者最多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鑪焉謂之鏡鑪製則新也而質實舊物置之案頭猶勝鐃鼎

周火齊鏡闇中視物如晝秦方鏡照人心膽漢史良娣身毒鏡照見妖魅隋王度鏡能却百病唐葉法善鐵鏡鑒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至寶爲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臟六臟王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朝士

有古鏡能照二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
朔鏡皆照十數里徐鉉鏡只見一眼李士寧斬
蕀山鏡洞見遠近嘉祐中呉僧鏡照見前途吉
凶孟蜀軍校張敵鏡光照一室不假燈燭慶曆
中宦者鏡背鑄兎形影在鑑中盧彥緒鏡背有
金花承日如輪近時金陵軍人耕田得鏡半面
能照地中物持之發塜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
橋民陳某脩宅垣中得長柄小鏡照之則頭痛
持與人照無不痛者庚巳編載呉縣陳氏祖傳

古鏡患瘧者照之見背上一物驚去病即瘥余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則人影俱𠛼斯亦異矣

脩養家謂梳爲木齒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則固髮去風容顏悅澤夫人一日之功全在於晨晏眠早起欲及時也頭梳千下廢時失事甚矣縱能固髮悅顏何益

笄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蓋即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

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葢童子未冠時也
漢惠帝時黄門侍中皆傅脂粉順帝時梁冀奏
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傅何
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葢魏晉以前習俗如
此夫婦人之美者猶不假粉黛況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難以口說故注此於面以爲識如射之
有的也其後遂以爲兩臉之飾王粲神女賦曰
施華的結羽釵傅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非爲

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宫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則亦無注的事也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唇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漢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及起而襪係解成帝以爲不能也於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而襪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黄鳳之陵而履係解古之聖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獨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爲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劒履上殿褚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屨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

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朝會雙鳧飛來網之得雙舄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鵠廻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此三事絕相類

而人但如雙屐事也
漢時着屐尚少至東京末年始盛應劭風俗通
載延嘉中京師好着木屐婦人始嫁作漆畫屐
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以爲不祥至晉而始通
用阮孚至自蠟之謝靈運登山陟嶺未嘗須臾
離也想即以此當屐耳晉書五行志云初作屐
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大康初婦人屐乃頭
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不纒足之一證今世
吾閩興化漳泉三郡以屐當韈洗足竟即跣而

着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葢其地婦人多不纏足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閣然想似西子響屧廊時也可發一笑

相手板法出於蕭何或曰四皓後東方朔見而善之天下事之不經莫此爲甚宋庾道愍相山陽王休祐板以爲多忤後密易褚彥回者不數日彥回對帝誤稱下官大被譴訶夫明帝猜忌忍虐之主故休祐見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令人忤乎唐李參軍善相笏休咎皆驗又有龍

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初聶長史者相丘巒三笏異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則紀傳所載不足徵耶日精卜筮術數者藉物以起數如管輅郭璞之流耳非專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則數又隨之變矣

董偃臥琉璃帳張易之爲母製七寶帳王謨作翠羽帳元載寵姬處金絲帳唐武宗玳瑁帳同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有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國作白珠交結帳侈靡極

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鄣字之誤耳

孟光舉案齊眉解者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則憑几食及觀書則皆用案几即今之卓子案似食格之類豈可使以几爲案乎漢王賜淮陰玉案之食玉女賜沈羲金案玉杯石季龍以玉案行文書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漢武帝爲雜寶案貴重若此必非巨物楊用脩以爲盌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

奉案上食高祖過趙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則古人之舉案爲常事何獨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爲優老之禮康王疾大漸憑玉几孫翊謂任元褒吏憑几對客爲非禮魏文帝賜楊彪延年杖及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衆矣
漢文帝時魯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中袁逢作三公賜玉杖晉佛圖澄金杖銀鉢劉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桃杖今人但用竹杖耳漢昌邑王至滎陽買積竹刺杖

龔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驕蹇杖也今武陵有
方竹爲杖甚佳及蜀卬州杖巨節如雞骨然夫
杖扶老登山取其輕便爲貴金玉徒爲觀美未
必當於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
龜頭山疊石硯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
硯有桐廬養和一具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
烏龍養和養和者隱囊之屬也按李泌以松膠
枝隱背謂之養和後得如龍形者獻帝四方爭

劝之今吳中以枯木根作禪椅蓋本於此
陶器柴窯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
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
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
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
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風露
越窯開奪得千峰秘色來借今人無見之耳余
謂洛中人有掘得漢唐時墓者其中多有陶器
色但淨白而形質甚粗蓋至宋而後其製始精

也

柴窯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者惟哥窯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

今龍泉窯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德款製最精距迄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　世宗末年所造金

籙大醮壇用者又其次也
宣窰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皆
精絶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
者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
一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戌小鎖尤精蓋
人間所藏宣窰又不及也
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黒盞以建安所造者
爲上此說余殊不觧茶色自宜帶緑豈有純白
者即以白茶注之黒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

其濃淡今景德鎮所造小壇盞倣大醮壇爲之

者白而堅厚最宜注茶建安黒窰間有藏者時

作紅碧色但免俗爾未當於用也

今俗語窰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窰最多

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隃糜之類也

景德鎮所造常有窰變云不依造式忽爲變成

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開窰時必用童男

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凝爲怪

耳近來禁不用人祭故無復窰變一云恐禁中

得知不時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為之此為進御言耳人間

文房中即銀者亦覺俗且誨盜矣嶺南錫至佳

而製多不典吳中造者紫檀為柄圓玉為紐置

几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製瓦缾一時

傳尚價遂踊貴吾亦不知其解也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

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損

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

昔人云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在人間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蠟茶者有漆黑者然古墓中鏡朱砂青綠皆有不必入水也古人棺內多灌水銀遂有水銀古者然亦視其款製何如耳未必古者盡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紅如血者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蓋塚中爲血肉所蝕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甆古然古人比德於玉但取其溫潤色澤及嘗於用耳今乃必以古色爲佳此俗見之不可

鮮者也

玉惟黃紅二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即羊脂玉亦常見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帝紀收銀錫注白金則白金非銀亦明矣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

多爲雷震者龍取其珠也凡珠龍爲上蚌次之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蜆螞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耳萬曆初吾郡達江人剖蛤得珠不識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躍不定火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問知其故啟視已半枯矣徑一寸許此真夜光明月之質也而厄於俗子悲夫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二乘者十枚隋煬帝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

以照之江南寵姬宮中每夜綴大珠十數詔燿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古人不貴異物而珍寶充牣若此令特着珠璣毋論民間即天府亦不可多得也蓋經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變中國之物輦入燕然者又不知其數也漢梁孝王薨庫中黃金至四十萬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黃金十萬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寶者有猫兒眼祖母綠顛不剌蜜臘

金鴉鶻石蠟子等類然皆鑲嵌首飾之用惟琥珀瑪瑙盛行於時皆滇中產也犀則多矣而通天卧魚辟水駭雞皆未之見也祖母緑云是金翅鳥所成出回回國有紅刺一顆重一兩以上即值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緬鈴大如龍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於勢以佐房中之術惟殺緬夷時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國者皆偽也彼中名曰太極丸官屬餽遺公然見之箋牒矣

昔人謂松脂墮地千年爲琥珀又云是楓木之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國松楓二木不之何處得有琥珀而夷中産琥珀者豈皆松嶺楓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種珍寶即他物所變化孰得而見之又如水晶云千年老氷所化果爾則宜出於北方沍寒之地而南方無氷却有水精可知其說之無稽矣琥珀血珀爲上金珀次之蠟珀最下人以拾芥辯其眞僞非也僞者傳之以藥其拾更捷

唐魏生於虔州砂磧中拾得片珉後以示胡人驚異頂禮謂爲寶母價至千萬云每月望日設壇上致祭一夕百寶皆聚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金剛頟後胡人以十萬貫求買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覓衆珎寶李林甫生日沙門極讃功德冀得厚襯及畢乃以紅帊藉一物如朽釘者施之僧大失望後有波斯以數十萬市之曰此寶骨也睿宗施安國寺寶珠云直億萬僧不知貴貨之亦無酬

者月餘有西域胡人見而大喜以四千萬貫市之云此水珠也行軍時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陽嶽寺有周武帝綴冠珠爲一士人所取至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之至東海重湯煎燎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瓶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蕋簪也以萬二千緡買之此數者信天下之奇寶也然不遇識者則與瓦礫不殊夫夜光之璧

暗投不免按劍况耳目所未聞見者乎

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想不妄也今時俗相傳回回人善別寳時游闆廣金陵間有應主簿者持祖母緑一顆富商以五百金購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見之持玩少頃即吞入腹中應欲訟之既無證佐又懼纏累一慟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頭乃猫兒眼回回窺見遂賃屋與隣時以酒食奉之歲餘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

因石稍枯市羊脂畧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有饑鳶掠之而去大爲市人揶揄歸家忿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與異苑所載胡人索市王蹟井石事相類皆可笑也

清波雜志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爐焚香環於外則烟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青磁椀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投以金銀皆然謂之聚寶盌　國朝沈萬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戲說耳不知此物世間未嘗無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貧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千餘里耳而錢不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二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有私鑄之盜閩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

作姦尤可恨也
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金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雨浥鼠齧即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昂滑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今人銀槩謂之朱提按漢書地里注朱提出銀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一千則朱提地名既不可名銀而朱提之銀又非凡銀比也漢銀八兩直錢一千可見當時銀賤而錢貴今時銀一兩即值千錢矣朱音殊提音匙

靺鞨本蠻夷國名其地產寶石中國謂之靺鞨其色殷紅大者如栗太平廣記載李章武所得狀如槲葉紺碧而泠今中國賈肆中者皆如庑

隙耳

古者婦人皆着襪穿履與男子原無分別也唐李郢詩高歌一曲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則當時始有繡者至纏足之制興而男女之履始迥別矣今之婦女亦罕有着襪者楊用修以屨人掌后之服屨爲周公病蓋未之深思也

側注儒冠也鶡武冠也鵕鸃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衛士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

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羣臣冠
也毋追収夏冠也章甫冔殷冠也委貌周冠也
華山宋鈃冠也鹿皮張欣泰冠也桑葉原憲冠
也竹皮漢高帝亭長冠也獺皮陳伯之冠也交
讓公孫述冠也步揺江充及慕容跋冠也進德
唐太宗賜貴臣冠也玉葉太平公主冠也方山
舞人冠也九星靈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嬰
西王母冠也芙蓉衛叔卿冠也骨蘇高麗冠也
無頭宋康王冠也鷸冠鄭子臧冠也貊冠屈到

冠也豹冠范獻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
也
今內監帽樣高麗王冠制也　國初高麗末服
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諸內監皆冠之及其
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輩也皆已服役汝
主尚不降耶使者歸言之遂奉正朔
古婦人亦着帽漢薄太后以冃絮提文帝注帽
也趙昭儀上飛燕金花紫綸帽又賀德基於白
馬寺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諸葛武侯遺

司馬懿巾幗婦人之服則古婦人亦有巾也
古人幘之上加巾冠想亦因髮不齊之故今之
綢巾是其遺意但幘以布絹爲之又加屋其上
故亦可以代冠如董偃綠幘孫堅赤罽幘之類
即今俗名腦包者也綢巾以馬鬃或線爲之功
雖省而巾冠不可無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絹布
爲綢巾者然無屋終不可見人
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時三五十年前
總角者猶繫一綢巾邊是其遺制既云童子幘

無屋明丈夫幘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頂禿加屋何耶董偃武帝時人以綠幘見天子必非無屋者幘本賤者之服綠幘又其賤者近代樂工着綠頭巾亦此意也

紂衣寶玉自焚漢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薨皆賜玉衣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衣未有聞矣

三代之爲信者符節而已未有璽也周禮九節

璽居一焉璽亦所以爲節鄭康成謂止用之貨賄蓋亦用以鈐封恐人之僞易也秦得和氏之璧令李斯篆之爲傳國璽故天子始稱璽書諸侯而下稱印而已然攷印藪所載漢時印大小不同文亦殊絶蓋或制於官或私刻之固自不同而公卿列侯卒於位者皆以印綬賜葬致仕策免者始上印綬則一人一印非若今之爲官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組穿之而佩於腰或令吏人繫之於臂至宋而後印大而重繫之不便

楊虞卿爲吏部始置匱以鎖之而綬繫於鑰今之有印則有綬是也至今日則綬亦不以繫鑰而虛佩之矣　國家之制天子王璽侯王大將軍皆金印二品以銀三品之下以銅其非掌印而給者謂之關防印方而關防長以此爲別耳其實出　欽給者亦槩得謂之印也

唐時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鍮石帶庶人銅鐵帶五品以上皆賜魚袋飾以銀三品以上

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其衣紫爲上緋次之綠爲下綬則紫爲上艾墨次之黃爲下至於天子之服色尚黃則自漢以來然矣

唐時百官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内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則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賜命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輔至小官任京師者俱有之蓋以鬚若印綬然其官職皆鐫牌上拜官則於尚寶司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蓋　祖制也

國朝服色以補爲別皆用鳥獸蓋取古人以鳥紀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餘皆鳥武官皆獸至於帶則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曉者

國朝服色之最濫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戸以上即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邀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絲帶古人之帶多用韋布之屬取其下垂詩云容兮遂兮垂帶

㤿兮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似今衣之有大帶耳
至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騁於臨淄
之間則金帶之制興矣
古人仕者有帶有綬又有囊囊綬皆綴於帶者
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
右肩傳云周王負成王制此服唐時亦以爲朝
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至宋
有金魚袋、 國朝俱無之
晉書輿服志云漢世着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

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囊盛綬耳

三代聖人治定功成然後制禮作樂以爲翊贊太平之具故其精藴足以節宣陰陽感動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而後世之治其最失聖人意者無如禮樂二端蓋自漢之初叔孫之所謂禮者已不過緜蕞拜跽之儀而賈生之所陳文帝之所謙讓未遑者亦不過易正朔改車服定律呂而已此界三代之所謂禮樂乎噫何易言之也然以此此𢿱者爲足以盡禮樂則亦何必聖人

而後制作以此數者爲不足以盡禮樂則又未見聖人於數者之外而别有所經營籌度也抑其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皆在治定功成之先而特借此以爲潤色之具耶不然則其不可傳者與其人皆已朽而所傳於後世者皆其芻狗糟粕而不足憑耶自漢以下一代各有一代之禮樂非無之也而禮止於度數已耳樂止於節奏已耳與三代聖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不相蒙也而樂之失視禮尤甚何者禮之節度

尚可繹思而樂之旨趣茫無着落也

古先聖人一代之樂必叙一代之治想其音律節奏詞語次序皆叙開創守成之事如所謂一成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蓋紀其實也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以周公之才之美非不能以唐虞揖遜之音文其放伐哉而終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揚丕烈祖宗弗享也然舜之樂流傳至春秋音響節奏俱在以齊國之覇習急功利喜夸詐迨其末也

田氏專政主德日衰縱日奏虞庭之樂能令四方風動鳳儀獸舞耶故吾以爲樂者飾治之具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讚歎忘肉季札之所謂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者將謂其聲音耶抑因聲而想其政治耶抑聲中之詞義深美如所謂三頌者耶若止於聲音則列國皆可放效工瞽皆可傳習何孔子不以之語太師而必至齊始聞之耶抑列國各有樂不相授受而舜之樂竟爲胡公家傳之譜耶學者

徒據紙上之談而不能深推其故亦何益之有
也
古樂不復作矣即知樂者世能有幾季札觀樂
而知列國興衰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即隋
唐之間亦有知官聲往而不返爲東幸不終之
兆者彼太常樂官但知較度數考分杪辨累黍
量尺寸而已縱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於樂
之理毫無干涉也盖自宋以來胡瑗范景仁之
徒已不勝其聚訟而況至於今日上之人既不

以爲急務而學士大夫亦無復有深心而精究之者郊廟燕享之間笙磬柷圉徒存虛器考擊拊搏僅爲故事而其它之行於世者不過簫築之胡聲與淫哇之詞曲耳以此爲樂吾所不敢知也

識錞于阮咸者知樂器而未知樂音識斷絃臥吹者知樂音而未知樂理李嗣眞知諸王之踈賤王仁裕卜禁中之鬪爭王令言知宮車之不返劉義叟卜聖躬之眩惑庶幾季札師曠之亞

矣而理不可得而聞也至於玄鶴二八延頸哀鳴三龍翔舟水木震動稱賞之詞恐過其實令人間所用之樂則簫籥也笙也簫也箏也鐘鼓也簫籥多南曲而簫笙多北曲也其它琴瑟箜篌之屬徒自賞心不諧衆耳矣又有所謂三弦者常合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詞倡優之所習耳有梅花角聲甚凄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恒用余在濟南葛尚寶家見二胡雛能捲樹葉作笳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余謂主

人昔中國吹之能令胡騎北走今胡兒吹之反令我輩墮淚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閩操浙操二音蓋亦南北曲之別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猶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閩音至於漳泉遂有鄉音詞曲侏㒧之甚即吾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豔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爲淫慾故槩

以二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夫閭閻里巷之詩未必盡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會之樂自胙土之初即已有之又安得執後代之風謠而傳會爲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齊不能救齊之亡則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爲剛正也況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艷曲未免損

於聖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謩之笛鄒衍之管梓慶之鐻皆冥通鬼神功參造化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中郎之識柯亭嗣真之辨鐘鐸宋沇之知編鐘李琬之聽羯鼓賞鑒入神匠心獨詣求之於今豈復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師受不過樂章之譜琵里巷之所傳習率皆拍板之章程守而勿失便爲知音矣豈復有能新翻一曲別造一調而叶之律吕令人傳誦者哉故吾謂今之最不古若者

此一途也

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穀聲音嘗宴冠裳匿屏幃後作之初作老嫗喚侍者聾聵作侍者稱疾不出往復數四詐詬勃谿遂至鬪哭器破缽大小紛紜或詈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散徐撤屏風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鼓鈸拍板鐘鐃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亦能擊此亦絕世之技惜乎但爲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詩也律也詞曲也古者合而成樂而今分爲三四矣以詩入音樂必不能悅里耳以曲比管絃必不可薦郊廟且其疾徐高下之節任意爲之未必一一中古人之法度也況於宮商之變黃鍾太簇之節哉唐摩詰陽關詩尚堪疊以成聲劉夢得巴渝諸曲皆絃而吹之者也至宋重歌詞其去音律漸覺差遠蓋泛聲多而音響難調不容毫釐差謬豈知三百篇之詩何曾平仄一一脗合耶至曲興而詞廢去古愈遠矣藐文侯

聽古樂而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當時尚爾何況今日哉

唐明皇好羯鼓一特臣庶從風而靡以宋廣平之正直亦有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之諭它可知已不知羯鼓有何趣而嗜好之至日爲八音領袖殊可笑也此樂本羯胡之音獨太簇一韻高昌龜茲諸夷皆習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而好之不已卒召胡兒之禍悲夫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

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爾已自臆度可笑而圖經即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誤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爲烏孫事而槩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爲送行之樂而槩以爲昭君自彈葢自唐以來誤用至今而不覺也

五雜組卷之十二　終

東吳茫迂漫翁審定

新安如韋館藏板